甔甀洞藁

五十二之四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號 一〇四七四
函 七六
架 五
冊 二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一〇四七四
冊 二〇
函 三一七
架 一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74
冊數 20（20）
函號 317 80

甔甀洞藁卷之五十二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書四十首

報徐子與書

今足下年六十矣六十豈足爲足下壽而二三兄弟未有踰六十者則六十惟足下亦異數也又計八月誕辰足下有監試事而禮意不能達故先期馳使三千餘里少效松柏岡陵之祝惟是足下取天地萬物之精貯之方寸而吐其華以昭示千古盖所謂貴不以爵壽不假年也且官晉三品齒臻六十在二三兄

淺草文庫

弟以爲異而自衆士論之卽尊貴如五侯長生如彭聃豈足異乎所軼軼於足下者抱子稍遲耳然亦有命幸且需之敬美已出爲江西少叅元美與兪尙守故秩犬子工良試稍前列亦足下激勵之功内人不習水土業已遣還里中大梁職務本不甚勞頗爲文債所苦日内又有兼役眞夏畦也所遣吏、邵武丘醫官行回途幸與之一騎

復胡懋中少叅書

頃得贈言二章蒼然古色無異載九鼎而入帝庭也十年旅宦眞如夢千里趨朝未是歸同病之

感深矣行子渡河暫憩衛源以了計吏正簿事相望憲府只尺不可追攀再數日可與趙使君齊軛而北計非長別不作岐路之悲如何如何

報吳元石方伯書

海上執鞭叨承厚遇且是時寇患方劇諸城危若纍卵公親提一旅談咲而靖之瀕隅之民活自虎口而國倫亦遂得從間道生度庾關以至于今公之爲賜弘矣回憶舊事髮猶指冠別去五年無便一通私愴薄德爲甚茲有天幸公且馭鶴駕以臨中州二室三川藉以增重吏人趨迎先此承候尋當躬負韊矢延

佇清塵

報張肖甫司馬書

解自大梁如釋痂垢歸後稍得杜門習靜一撤舊痾中間雖有徙居之勞然卑室短垣無所求備殊不作苦久之又子然園居矣天上故人久絕聞問惟有停雲之思偶敝鄉石戶曹來得足下長書而又分俸解衣萬里相恤此情蓋與海岳俱矣喜慰何可言比時旌節尚駐雲中非久且得晉佐司馬之報此自足下具文武才而資望功伐士當聖心下符羣望異日載績旂常垂光史策爲一代名賢稱首是大願也所寄李遇春誌銘情文竝致其人雖死不忝爲布衣交弟當別爲小傳表章之岳麓道院記冥悟禪旨發爲宏詞非隋梁以後人能道今足下雖不離世業已超然解脫自見本性固自與出世同所謂宰官現身有以也戶曹還京率爾報謝二詩書在別卷幸鑒之

報王元美書

三月得見慰書兼有珍貺用情厚矣弟之罷也猶自謂晩無復憤憤意昔許由不受堯之天下趨過逆旅人逆旅人亡其皮冠而疑由之竊之也由不爲少辯今弟何敢望由而天下之爲逆旅人者多矣曾足與

之辯乎山中薄田僅充饘粥而一室如斗日以萬卷
爲羅鄙性亦適兒曹經術漸明稍有繼聲之望四方
詞客亦復時時見過小飲微吟不甚落寞雖以垂橐
懸罄終其身不失爲故吾也足下名世才未竟展布
且政府相知無恙尚一勉就安車如何

與李于田大尹書

中州回車病懷甚適如道謁者之過非負擔者之息
肩一無所恨獨恨不及別執事與趙司理耳別後聞
兩君益進於雅道又恨不及遽見而欣賞之至於吏
績稱異等固自執事之常久之不調殆有時焉亦不
足爲執事詫山中寡營以種樹灌蔬爲日曾不知貧
賤之外復有何者爲可羨幸明公毋以爲念倘得寄
我新詩即不次於抵掌耳

復王敬美書

還山後逆知足下必有專使相問久之不至度必從
部使行郡無問作見懷詩也訊之來使果然果然不
佞於諸兄弟中物忌最甚其以今日罷猶望外事即
年來病憊不任驅馳方自引未決忌者爲我一割而
解之脫然媮快又安問其言之情不情哉古者去國
不必絜其名至人之旨達觀齊物竊嘗請事斯語矣

足下深以爲念而三歎不休用意誠厚非不佞所敢承也山居數月頗復豪於花石詩酒間不減鐘鼎雖室如懸磬貫山無資猶足自表見無愧也宅又何悶焉

報徐明叔中丞書

國倫項以聞謗之日去大梁比還猶及視殤子入土居里中月餘野性稍適而故所患一切疹疾脫然去體拜流言之賜厚矣抱膝長吟杜門待盡敢復悶其經不經而又安用測其幻不幻乎惟是明公綈袍之念不遠千餘里專使相存似謂非其罪也而猶有所訛而寛之也仁人之言哉國倫誠薄德終其身不能忘矣前惠楚志本甚華美得之甚珍第其中似有一二訛傳恐遂失實方圖細閱小效所知屬歸裝不能攜已爲好事者留覽偏笥中尚有可分者乎武當之約心神已往俟秉秋期躡蹻以從諸不瑣瑣

報子與書

抄冬附吏人數行尋改歲矣跂望匡廬幾欲超距而野人之迹固自不能近冠裳鬱鬱有懷何時可慰佳稿凡再閱始能小效其愚然求之大備矣顓人馳上幸覽裁

復劉子成中丞書

徃自明公解軍符歸也世莫不爲宗社惜才廼高識之士則謂明公得諸天者厚不必盡用於世而用於不朽以及其子孫國倫蓋私心羨慕之十餘年矣昻藏一官垂白始解尚自恨晚明公猶以爲屈而憐之乎還山以來坐臥圖史所與朝夕非執經之門人則談藝之社客疏食飯褐晏然忘貧即不能仰希高風而鄉黨自好竊已附其後矣他復何豔焉久擬修一介之問於謁者屬數月之內併舉骨肉四喪遂爾因循負其初意徐司空巳沾卹典若得明公遠來會葬其重益增國倫當爲御素車而前矣使旋草復諸嗣致

報元美書

見和古詩讀之淚下不止婁江苕水師友兩墓望之日在目中生不一省死當作負心人豈其忍乎稼居稍定便治舟徃矣汪惟一遠來乞傳業巳許之然不得行狀諸所未詳倘足下作碑先成幸速寄示千萬頃辱足下屢問拙稿且欲冠以名言殊感雅意第自顧生平所著大半未安非攜就足下商確遽授剞劂尤非所安也海内所稱六子惟吾兩人尚留喘息於

世非但往事不必復談卽日前身後俱達者所當一而化也惟是兩人不一再聚似爲虛生卽弇園中不著吳郞一屐跡恐乾坤亦無此理俞仲蔚向約同入弇園玩諸古帖古畫今仲蔚又先我爲異物傷哉足下謂爲遊客所苦然此輩竟不可絕自是俗緣第雖貧每遊客至分脫粟之飯與之共飽亦不敢有厭心且藉此以送餘日特不能效子與之泛愛耳足下謂何

復陳中丞書

空谷跫䟫足音罕至忽吏人抉我雀羅而入投之手書儼然自天降也喜慰何可言省會來旨寓情太厚蓋旣咯其疵累又從而惋惜之拭泥滓而沃以芳香解塵垢而被之華袞殆類是矣其如此身之難絜何愧感終身勉當自好達觀齊物古人我師邇但杜門坐萬卷中與諸弟子畢進修之務暇則蒔卉灌蔬從社父老飲耳邇握蘭之餘哭倚玉之末光則時時襲五内而照四隅何日忘之吏旋率爾答皃幸裁察

復大司成許公書

還山後再奉曹使君致書知閣下念三逐臣甚殷也邇國倫不習爲吏而又善病無以結世人之歡雖微

福流言以去猶有餘愧何修可比汪司馬王中丞哉
閣下憐才不擇而及國倫即國倫知所重而立槁山
中不爲賤矣大司成著進賢冠爲朝廷更老詔無北
面勿問天下學者師顧復不免之陪京豈非閣下意
耶山中微有傳聞益用感服遵養時晦以俟河清異
時有爲閣下紀相業者此第一義也胡茂承至具悉
起居慰心爲甚向辱謬委非敢進遲以閣下當代宗
公觀於海而難爲水山中稍暇輒綴數言謹因茂承
之便附償宿逋惟閣下命之幸甚

報沈君典太史書

國倫嘗聞教於尊公矣顧自鹵莽於學而支離於辭
卒無以當事要爲世口實退而省過不盡負世人然
負尊公甚也間從搢紳先生聞尊公有子天下才慨
恨不及須臾就見之已果奭然爲舉首於　廷內振
家學之緒外應　王國之禎國倫雖在田間不勝私
喜良謂尊公有所託而不朽而世教與　社稷之運
且嘉賴焉乃足下侍從未幾而登臨之跡徧江左有
舉世所不解而國倫獨以爲迫然者爲其心能出世
必其才能用世非但無相妨也忽枉來訊兼示諸大
篇不面而授人以心自古亦鮮矣國倫以朽棄得之

傳

足下徼福不已泰乎感激感激劉山人業已莫逆至稱經綸實學而以國倫當之大類張楚語足下愼勿過聽非其人所敢當也劉使且北遽索報書率爾不知所謂二詩書扇頭用答來貺幸不吝繩削萬千

答劉長卿山人書

向與足下別於郊期獻春再至未幾得手書改期中夏業已齊沐俟之竟又隔歲淸塵杳然可勝延佇使至乃知東遊之駕初息旋爲經界滯留非果遺不佞也把書數過不次面談乃足下稱異人江黃閒而以不佞當之顧不佞未免爲鄉人宜諸名公不見信卽沈馮二子頷之恐非心許昔田單尊一賤卒爲神師謬恭敬之卒用以破敵足下豈用其術乎乃不佞闇敎以往不敢不勉矣願足下翼而成之沈君典天下才也而又善承家學不佞所素慕每以不得託交爲歉事今以足下游揚先枉閒問且讀其詩多超然世外語殆所謂神交乎率爾報書附使者轉致却寄二詩録在別幅幸覽教

答李師孟方伯書

弟能薄數奇棲棲二十八年而後反其初服亦晩矣夫復何言獨謂不蹶於山而蹶於垤時命旣舛物情

叵測故人遠以爲念得無謂是乎海內弟兄時時寤寐而融赫之墟一時十五人今强半存耳別日苦多流光如駛晨星殘月相照幾何今昔之懷不可道矣杜門以來眠食差勝但三年喪一子兩婦又僮僕十餘人皆暴卒妻兒輩遂惑形家言以爲相宅不吉鹵莽圖遷顧經營無資至鬻恒產以佐之室未及考而力已竭矣不亦愚乎抱甕息機舞斑娛親皆吾楚長老故實吾丈兼之而玉樹如林纓緌照耀百順之福大爲士林所歆何論吾楚迺兩稚子歷歷學步安敢望公家千里駒使還報命諸幸財察

奉方兆行大司馬書

別自戊辰奉書自丙子一臥空谷遂如異代郎音鄒渺不易達況欲望清塵乎海內素交類多操衡綴纘以爲情態重輕而僕亦少明於止足之義於人不敢求多乃明公終不知僕之不肖也進欲加膝退則爲之扼腕使僕雖蒙汚衊猶有剖心以相明者則明公友道之厚風之也且自明公入朝經文緯武中外晏然稱治平僕得席此休風與田夫野老擊壤鼓腹即藜藿甘於列鼎薜荔艷於文繡敢忘所自耶仰望台儀迥在天上撫今思故雲物含情偶門人程雲赴京

便附致起居諸不及萬一

復潘時良司徒書

六傳己駕還朝有期客屨盈門父老在御此何時也猶及以田間之人爲念耶感公高義不知前有鮑叔矣中山君入坐巳爲圖書增色而又衣以文穀厚之酒資使得優游詠歌誰謂田間之人貧且賤也敬謝敬謝弟日內便欲鼓枻東下孟夏之杪必能握手弁園弁園主人聞之當喜而不寐矣使旋草復諸不罄陳

答萬審理書

高才誨妒古亦有之而臨海行能復爾異等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乃國倫何敢自附公後而公齒頰之耶曹生藉公爲資以游諸大人長者比來誦公之義甚具又謂公日若執筆之役而不見厚遇當事諸公嗟乎彼豈誠好文者哉誠好之則穎脫於趙璞剖於荊何王之門足以容公哉此又助鄙人一扼腕矣園居寡營頗懷同調之感千里見問破我寂寥跫然心喜之至割所珍見貺非其宜耳倘乘秋見訪之興不孤鄙人當腰鐮刈葵脫巾漉酒以俟之

報曾司空書

石工既往一月餘聞漢水沸甚恐爲行是者憂且以憂園人也此時想當底定如何

寄黎惟敬書

還山後聞足下請老而南已又聞足下出京當之吳訪元美之楚訪明卿而後南也業已除一室布几榻盤盂其間以俟枉駕爲共醉乃踰歲莫知所之又踰歲始知徑從豫章度嶺嗟乎生平知己垂老長別能不一顧數語豈足下能安哉弟自免歸數年舊業不廢而舊痾則盡去體近治一蔬圃自灌自給雅能忘貧其在足下高蹈清風又可知矣賢郎入補天曹大慨士望足下所未究者都可付之便當弄雲霞撫光景以送餘齒宅無足營不獨少年伎倆可盡捐也如何如何

與鄭汝志僉憲書

爲別二年得書白數千里外暫如面語喜慰已不自勝而又分我酒資何用情過也扇頭新詩居然大雅持示友人罔不心折一日千里如公無郤步矣楚自騷經稱詞賦祖先達數輩號力追作者然可指而數焉至如吾州此道未振即楊郭二僉雅志好古乃人僅數首久之無傳僕竊不自量從事于玆三十餘年

又以才不逮人違衆孤立徒取姍笑乃今得公高明起而一振之有如猛將出師僕得執鞭負弩爲之先驅力稍易矣僕近治一蔬圃在北郭外向乞武夷蘭草望之甚殷希留意

報陳在璞郡丞書

鍾陵夜覯十五年語猶在夢中是時公著述業已成家而僕嘗謬爲點定不謂令兄先生竟失此本使僕徒勤數十日之力不得自效於記室豈神物不易合耶抑爲今日地也比者得放山居野性稍適政念海內一二知舊獨楨伯與公尚在仕途幸楨伯閒問不踈而公則遼絶幾如隔世迺春陵長鬣之士遠過山中展翰誦詩情溢楮墨𥤮然喜生數千里如一室矣感念復何以云佳集宏麗足爲藝圃奇觀欲贊一辭恐非所任重違教命勉當圖之

答徐行父憲副書

大梁之役碌碌無謂迺得託交門下披露古心則生平一大奇也顧鄙人受性戇拙動觸猜忌天下人共齮齕之而明公獨信以爲無它尤不解所自徼福流言始得脫然世網之外野性一縱病骨漸蘇日飲宗老社長間甚適暇則與一二後生談經說秇晏然忘

貧不復知鐘鼎山林孰貴賤矣明公尚以爲屈而憐
之耶明公由分陝入閩山中得信甚晚春來夢明公
儼然見過抵掌抗論如在陳許時既覺竊復不勝梁
月之感豈意數千里外歘焉書來謂不神相通耶省
會來旨益銜高義大梁贈言初以憚遠失寄已又恐
山中人言不足爲世重故遂因循至今茲辱再徵旋
當圖之內子粗安兒輩學而未達直須俟命廼新婦
抱孫或有期耳明公愛我不遺其私甚盛德也敢以
相聞

寄周子禮僉憲書

京邸辱眄睞非獨不以衆人遇之爲感深矣非久公
自內卿外補士大夫竝以爲異而弟則竊有所聞藥
言難餌直節易疎此一行也公之所以爲九鼎大呂
也山中廢人何敢復論天下事所望正人君子力肩
吾道底柱中流不於公屬而誰屬乎

報元美書

三月十日業已擔囊入舟鳴榔于揚子脫屣于姑蘇
臺矣會冢婦病且急爲兒子強挽越十二日病者竟
化後事甫具又爲之卜襄逡巡未明遂癉暑不能作
穠纖子矣足下得無謂國倫食言多而增肥乎入事

齟齬山中猶然何但世路足下當諒我耳今不復敢爲期然不拜老師墓是負恩也不詣弇山園竊觀所豔慕是自聾瞶也明春必行即足下以起家出亦不復問主矣

再復陳在璞書

前月附使者報書足下而使者復自楚反乃取佳藁細閱而僭序之序苦不能爲浮譽語蓋恐識者以爲相知未深也大率足下詩得之任天者多而思不必甚苦構不必甚宏總之以麗藻勝初情以采擬勝自匠故有合有不合即合者亦不勝其雷同投之時輩則膾炙不遑方之古人則瑕瑜不相掩屬使者不能少留遂不及遍閱乃其大槩如此矣聞已　奏記乞歸果爾則心境俱寂請從暇日一洗而精之要在可傳不必多也僕辱一言之知至傾虛懷下問遂敢吐露期於相成幸亮至於　國朝文體僕至今未有定論故亦不敢爲足下贊一詞幸質之惟敬何如

答于厚宗侯書

項國倫宦游大梁蓋巳聞唐邸公族之賢有如君侯父子者雖東平弘雅西園藻麗不相遠也顧以斗筲之役奔走拘攣不及一問南陽之路以覲所欽而畢

其所欲請久之且裹足而逝矣歸臥三年寤寐又如隔世豈知遊談之士亦有以不肖之姓名聞於君侯者乎周使致書來自二千里外省會詞旨不啻神交即藉海内二三大夫徼福知已而國倫則珠櫝之魚目駿市之凡骼也獎與大過寧不增懸謂脩三閭之舊業以挹二南之遺風竊有志焉而未逮矣辱贈瑤篇重如鼎呂薄言往報惟君侯命之

答存甫宗侯書

得君侯書與贈詩讀之如與漢唐人共世而又受質家學冠冕儒林鄙人私心碑易爲甚嘗憶漢辟疆路少子政子駿竝以宗室父子精專經術儒林以爲美談今從賢橋梓覩之不少遜焉乃鄙人初未嘗有接塵之遊而又不能走一字爲介紹而君侯不遠數千里特致殷勤且自忘其有國而執禮過卑鄙人何脩得兹靈貺惟是梁楚同風氣求聲應操朱絃而志在山水截羌竹而音叶雌雄神理所通異域一室使君侯日賈勇而進於是鄙人願爲執前茅耳何敢當北面師禮哉別有蕪言用答來雅惟君侯裁察

答周象賢紀善書

頃者再過梁園殊重舊游之感蓋二十年如一瞬而

握手談秇杏不可期即其鄉子中大夫又遘家難負沈痾兩造其廬業已頭岑岑不勝揖讓矣可勝嗟嘅哉幸執事瑩精詞翰晏然為王門重客而鄙人亦復以其餘喘歸田畎甘藿食而錦布衣猶有微適乃班荊道故之恩則未嘗一日置也千里緘書使來辛苦古人高義今再見之至劄所珍以見貺豈從賣賦來耶用情過矣過矣夷門左席竟虛玄獄高與未已屬有從宅之冗且不及遽從幸執事強飯俟我

與徐伯繼給舍書

比年京師酒禁方肅雖素所親昵故舊不得與遠臣交一談公獨攜壺過從慷慨高論至夜分不倦國倫感心知深矣顧又徼及時事皆世人所深避而不欲聞彼其時雖無耳在垣而公之奇氣英節業已槩露國倫蓋知公之必不免也別未一年遂聞被嚴譴以出海內士莫不為公憤惜何但國倫逎天意厚公與公之自厚在茲行矣國倫脫屣以來野性甚適雖非明哲幸不老於迷途公何以教之

復王敬美書

入吳之念積已二十餘年而歸後更決謂不能作負心人也況益以子與之痛乎足下以大義見激恐其

遅遅則可至謂毋令人言成悔則似未相知心憶僕
初解褐時即問詩子與因即介子與入元美于鱗社
故平生德子與甚深後于鱗評詩時躋子與時躋僕
僕皆安之意于鱗無它心也若曰僕有境外交而于
鱗心薄之則于鱗大謬矣向見于鱗書語及謝方伯
事僕不識謝方伯爲何人巳追思僕理歸德時射洪
謝中丞適撫山東與歸德守陳君同年書與守云欲
傳當代諸公詩所得李王宗徐者多獨明卿不數首
幸爲多索見寄其寓書於僕亦復云然僕始錄近體
詩一卷可三十餘首附書太守報之尋遣一介往問

于鱗遇順甫於濟上順甫見介有病容止之曰此去
濟南尚數日若難卒往吾爲書報若主而若所持李
公書幣吾爲攜致之便比遂以順甫書還會于鱗見
謝中丞談及僕詩且知有書遂疑僕使使中丞而不
及巳以爲有外交且謬中丞爲方伯此于鱗大謬非
僕敢以人而罔鬼也向嘗語足下燕邸中而足下不
能聽主先入而薄我我何愧焉若謂急外交而以詩
求傳於人今今親楊使君爲具楮墨戒工役者三年
且乞敘於元美許之意非不耽耽也僕猶自愛未敢
輕出一牘又何謂耶僕於海內二三兄弟庶幾處情

多厚於文雖足下有不盡知者乃處勢苦不及人而迹近薄僕且奈何至於談稅各隨其才定論當在身後幸解疑畜我千萬敝居移舊成新費不易給鬻田過半克之入秋後稍可遷處爲幼兒畢婚禮耳分俸之惠敢不拜嘉敬謝

奉大司成許公書

客歳之初附書胡茂承併以小叙報命計徹覽矣茂承故多顯者遊乃獨輕數千里冒風雪重來抉我雀羅儼然見客王猷之興馮讙之義豈足高乎以此知門下嗜士非如葉公龍也山中抱書頗無它羨惟是營置錐之地以安妻孥拮据狼狽稍作苦耳今冬爲幼子畢婚後欲赴元美氏弇山之期因過雪川一哭子與比過石頭或在春仲侯公一道故於燕磯牛首之間可得許乎公之久於南也士人相問以爲異生無以應第謂之曰大臣如周召分陜何異爲公且須吏入相矣偶呂舉人赴太學便草率附候諸不罄陳

復貞吉宗侯書

不見君侯十年矣夢中命駕莫知何從惟是案置高篇壁懸佳畫神氣數往分遠益親項仲美持君侯影子來不異儼然見過幾欲抱臂捋鬚與之敵談鋒也

回視十年之前又安知非眞夢乎損惠家珍屬意良厚焚香酌酒足忘其貧讀元美好辭巳不能復贊重違尊命强綴數言恐不足爲君侯益也所示近作僭有批評併乞覽裁不盡不盡

報元美書

頃附馬舍人一書述所以不果去意詳矣度足下亦能諒其非誕中夏以來半住山間爲冢婦襯葬事甫畢又爲犬子議婚僕老且貧何當此鞅掌也敬美爲潘中丞所知不得遂其初志比來精意吏事不復弄翰墨胙一遣人過視知其家巳至近況益適助甫窘

邇江關久不聞問即僕東下時亦不能以野服相累至如公家小祇園諸景蓋時時入夢不止神遊矣

與莊則勸書

得兄急難中手書知方寸甚亂而去使還報亦知事不可爲矣爲兄慘怛者數日日來僕且病不能即往一弔心尤歉然老伯母享有高壽雖鼎養未逮而兄亦未嘗有不屬之力稍用節哀以保其遺體亦子道也如何謹遣人先申一奠併問歸窆之期遲旬日尚當親酹之

報李本寧大參書

謂不佞於執事疎耶而竊在世講同臭且同病也謂不佞於執事親耶而大故不相弔慶歲不相聞去路人幾希矣則處親疎之間乎何以修先公之明德而風兩家後即不佞以薄爲道無以自解又安敢望執事脫然於親疎之迹而置之愈遠愈近愈曠愈不能忘乎仲美故從公家來而不佞則不知其去且不知去之公家也當公越在草土時曾不以一字爲慰此雖路人未有能恝然者而何以自解也曩聞王中丞薦德輿徐生爲先公相地蓋耳其名目其書而不知非其人也或不敢誤公家耳一試於不佞再試於耿中丞敗矣公家或未嘗專任之則先公之靈也不則竊有疑焉仲美再往揮汗附起居幸裁察

復汪惟一書

鄉歲辱枉過屬新徙傭作未休而郡大夫有遠行客屨盈戶又苦貧無市租可以爲供具致疎薄于從者非一端也惶恐蓋至今矣子與傳向候誌銘爲案而元美亦曰俟其家以狀來邇且如此況遠在千餘里者乎執事以此責僕負盟過矣姑俟親詣長興哭其墓而後傳未晚也前此未能遽行則以新居近市頗爲稚穢所委頓又不量力小治園居避之今始就緒

明春不西走玄岳則東走吳會執事其掃竹里片石俟我乎

復郭趙州書

曩見吾丈與二三鄉大夫招隱會社了不關世情何陶然樂也比欲竊效而不可得未幾得之業已託宿郊園寄興霞表以希不辱吾丈然又恨不得從吾丈修舊歡爲怏柰何兩郎君久擅千里名尚未遽展逸足咄咄異事比見高文殊有奮鬱驤首之色不萬里不息焉矣廼辱命使輕數百里索我山中屬之執筆顧郎君英妙且經諸名公物色品題孤陋如弟何能贊一辭也重違雅意勉寫數言聊志通家無所論工拙惟吾丈裁教之

復郭氏兄弟書

僕朽棄丘壑矣不謂兩賢修通家之好使使山中儼然寵靈之且不知其少文也折節問言益不勝愧汗古兄弟以才見名若洛下雙璧平輿二龍類多好事者侈之至如兩賢腹笥羣籍心匠諸家承餘唾者解頤手殘編者擲筆三楚異產指不多屈久矣僕之孤陋何敢謬爲人倫不知量哉惟是高義虛懷浣人心腑且令人自忘其愚勉贊一辭披之復覺形穢豈兩

賢不爲僕藏拙乎使還敬布區區

甔甀洞藁卷之五十三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書三十九首

與張羽王書

明公以碑視不佞知不佞之劣於碑也今得以爲型範矣因憶明公論碑當學蔡沈廼桓侯祠記又小似衛覬而間入崔寔列傳語即不佞嘗謂今碑用列傳而明公不以爲然何耶今觀衛覬三碑雅出蔡沈上竝爲蕭統所遺古今人論文何常之有廼明公信而好古則不佞心下之矣祭相國文超潘陸而望孟堅

為助不小夜來恐未遽得自搆一章及覩來稿不覺汗愧自失容面謝

與王行甫書

兒去適有寒疾方汗不能作一字為問方山人想能道之已聞足下遇兒過厚私心竊不能安使者同郡吏來為鄒使君索序時賤體尚未平兼為功親舉一喪遂又濡滯數日今雖如命脫草愧不成章恐無當於使君為足下玷奈何小園花石如故偶得吳中善為山者二人來撤我壺嶺甗甗洞而稍廣之又鑿一渠環山而出通滄浪水內外並可泛槎工須數月可竟卽楚人而吳園非不娛悅奈非貧家任何鄉聞盛從有能繕茅亭者九日前後或遣一來可乎若主人攜之俱來更踰所望生亦當與俱赤壁也

奉樊山王書

偶爾涉江截麈屢序遂辱觴之名園覩以宏藻幸厚矣一醉以徃渺焉川陵欲附南皮之遊而續西園之詠可更易乎歸未數日徐可源攜翰札來細玩諸篇益近風雅王公之好學不倦甘士如飴者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至欲品題新社之作而綴言其端則非僕能也敬謝敬謝可源行造次布復

與羽王書

移楚集兩經細閱而敲筆爲加詳過江集雖止一閱則兆孺爲之地矣兆孺於風人之旨不甚深猶幸不輕去取迺楨伯少足下遷蜀詩則大不省所謂大率遷蜀詩微涉過激而湛鬱悽惋處獨多正諸名公所不逮也楨伯得無以皮相乎移楚諸作境稍夷意亦稍適官雖不調有故人在焉故多用平調而冲雅匀密無甚俏厲語然欲奇絶如過江萍浮二集不免小遜耳僕嘗删諸子詩每過刻而獨用恕於足下盖足下自得於詩者三學然後詩一也每篇自匠一意不相雷同二也用句用字多古詩之流而不事纖豔三也顧足下猶自求多於宏壯瑰麗以僕觀之業已在其中矣若夫持徑尺之璧而索微瑕則亦有三好古大過或傷才憤世大過或傷氣感遇大過或傷調即僕有所不能盡汰而足下燭照之矣辱在心知敢亦以此自效愧是井中之見不足通方惟裁教幸甚

上陳中丞書

偶聞新法更張運軍郡邑洶洶關係隱瘼不敢不以聞蓋運軍往反京路終歲不休視之戍守勞逸十倍且有意外漂流兼之運官剝削僅存皮骨輒稱天幸

暨其米入太倉後歸途無資不議一二先歸勢必俱
斃其有脫逸數多則又運官小弊罪不在軍令往者
未回尚未卜其爲人爲鬼而復槩以戍守之例勾攝
戶丁夫婦責辦軍裝令之僦居省城以待後運夫一
軍之運費已不訾今方望加優䘏而又寄其法以重
困之則衞官必增見面軍婦必增月糧僦居必增賃
值似所謂水益深火益熱其勢大家不破小家不逃
不已也即一州兩邑之洶洶其在通省人心可知有
司奉行無不蹙額慮變但避阻撓之罪不敢直言生
方伏在草莽謬辱心知且憫桑梓之民無所告急敢
敢冒昧寄啓乞賜詳加咨訪速爲調停以蘇一方大
戹陰德無量至懇

　　復灌甫宗正書

年來索居郊園心境漸寂惟有諷讀歌詠以送餘齡
耳惟是海內二三故人不忘寤寐而故人中生平所
欽服如君侯者經術藝文種種發自神悟無復一語
粉飾雷同每一抽玩宛然侍坐東陂受益無量昨歲
冬杪爲先君改葬方礱一石重鐫墓表乃工未及即
而從者在門碑從天降君侯之寵靈不肖先君之徼
福君侯殆非偶爾不然，不先不後若是哉無論遠

塗厚貲而使者維繫護持咸出君侯心力數千里外所經川陸舟車屢易曾無分毫磷玷喜何可言感何可言乃又損惠家珍食以梁園諸異品尤出望外業已薦之先祠用告明德屬新春應酬如蝟且不敢久羈使者薄言申謝諸容專遣以候不宣

復黄梅劉司訓書

執事負奇未售乃以其緒餘爲名邑師而一時執經抱藝諸賢皆北面嚴事之即緣分脩職隨材曲成未必非萬里結轍地也邇所聞賢聲蓋津津人口吻矣竊爲心賀山中癱朽業已偶木石而狎禽魚自分無補於世乃執事意氣在遠盍親時時惠清問鄙薄何以承之兩銅舄若翼而至前不異子喬雙舄從天下也日抱書焚香拜明賜厚矣使旋率爾占謝諸幸亮察

奉陳孔震中丞書

獻歲且七十日聞旌節尚駐武陵牂牁間未暇還鎮帳下士勞矣國倫無所從起居不任私念惟是元老壯猷一舉苗格露布所至懽聲如雷此盟府之特書而楚人之天幸也敬賀敬賀春雨病麥桑色盈野延佇絳騶以日爲年此時帳下士得無釋戎衣而東乎

國倫久病目近日始能爲林貞女作傳愧非名筆亦不敢不竭其情蓋貞女鍾天地間氣而發兩名家世德史冊希覯古今罕儔捉筆命辭益令人起敬向嘗作石瓊秀傳已奇其事此尤褒然出瓊秀上矣道遠莫致敢以託之郵筒

報鄒彥吉使君書

歸臥田間得時雨數日政與農人鼓腹相歡而王使適至又得明公兩贈言調高意遠遂足爲鶺鴒集冠不佞本非大敵奈明公有餘勇何第奬借大過不覺赧然自失鄉謂竊附知己私願至足何敢當明公旗鼓哉黃州諸勝有待而顯有如東陽永嘉非沈謝不名若赤壁本奇假借嘉魚無當雪堂竹樓雜解字間高士幽人曾不得一託足皆所謂前人不足古也至求黃歇殘壘永安故城即居人不知所在獨穉卿先生詩稍備一邦逸典而其辭又宏麗大家高視蘇學士二賦何論季常今先生骨已朽明公豈有意一表章之以風楚後學乎先生從子行甫氏得在門墻風氣日上近著兩遊記與西山飛雲諸詩庶幾魏唐人語想當見賞如何如何

與方子及書

向里人持足下數行來且知近況殊雅乃猗蘭稿反於他處得之而足下不以見寄何也司徒郎署儼然得三方爲重亦一千古事韜光避忌是在明哲鄙人舍此無所效其愚卽徃時七子云云善宦者遂以爲殷鑒矣如何如何

報王行甫書

頃過辟疆園暨遊三山順流而歸自謂去神仙不遠乃一入里門便嬰塵俗與褦襶子應酬遂不能吐一辭以紀名勝無何時甫解慍方與田父踏歌爲歎則足下兩記鄒使君兩詩儼然在案何物鄙人蒙幸乃

爾使君詩高雅視鶖鶬集又進一格將謂遇大敵則勇而鄙人又不敢當然不可謂不知巳矣足下記文雅有沈思而抒意狀景絕類魏晉人而結煞過之諸詩則翩翩元貞一洗其舊勇於孟賁遠哉恃在虛懷商兌一二字幸速更定就剞劂也園丁移竹業巳成小林旋烹石首魚酌宜城酒賞之不減在柯山籬下行甫愛我哉簿有宋研一方宋帖一本聊致區區非敢以答貺也

與宗良王孫書

三月曾束一書併摩尼庵詩屬顧氏子以上想當不

至浮沈佳篇一册久在案頭日取而誦之不減與足下追隨遊作足下盖勇於詩矣五言古九日以前五章酷學鮑謝所不似者幾希詠菊以下浸淫魏漢間中微有純雜而亦多拾于鱗語至如識曲聽其僞則于鱗摹擬敗句而足下化而用之反佳七言古如戚將軍花卉歌大白宏麗是少陵家法當謂全勝而白紵舞歌又似于鱗影子然細玩于鱗則足下不免少遜矣五七言律絶句深穩處多類明卿然縱筆之失徃徃有之間用僻小曠浪語則不善學敬美而誤也豈足下不以爲定論乎近見敬美關洛紀遊諸詩格

漸高境漸化倍勝舊作此郎畢竟善悟不可量也足下得之否

與趙司理書　一

園居寡營獨晚年益嗜酒爲可咲風雪在戶木石情親即一日不飲僵臥耳它復何奇

答張黎平書

初聞明公有黎平之薦僕竊以爲楚裔壤非所以居公已又聞報可則大自悟知爲其地新解兵非公不足與塡撫也夫以明公之才兩臺使視以爲一方輕重力能得請於朝即朝士大夫皆得視以爲一世輕

重茲行榮矣哉郎通都大藩不得與裔壤爭重矣且黎故黔中郡而楚以兩衞翼之諸蠻夷長官駢臂聽命盖巖城也承平滋久事權稍分忠敬可行於蠻夷而號令不申於士卒一卒大呼風走雷應僕於十年之前盖已虞其有不測矣比在田間不關世事邇聞辰沅之間有戒心者數月非卒之譁而病民則夷之有所激而負固也然負固易解而譁之病在腹心非扁鵲不治昔人以叔瞻宫之奇爲虞鄭之扁鵲僕竊敢以望公公豈有意乎黎自今不足平矣

答曹伯舉書

往見方孫兩山人稱伯舉以詞才困主吏非其好也不佞反之曰安見郡國辟主吏用不必得才抑不必才如伯舉也古之賢者類多絜其道而穢其迹有如賣漿屠羊阿里街卒武功亭父皆下主吏數等而卒用貧賤以顯名受知來世由斯而談謂伯舉爲主吏重則可主吏何負於伯舉哉適覩諸篇居然藻雅不負兩山人游揚而語次多感慨磊落之氣則所謂詩言志也又不獨爲主吏重矣沈周墨跡笥中亦有舊藏然未有精如盤谷圖者且親題其後購之尤難伯舉以此見貽可謂割家珍矣敢不拜賜風雷卷詩與

序並不甚工並仲美操醉筆而諸君亦率爾應之耶
乃元獻之跋佳集大有古意聞其人亦欲過訪幾時
可與伯舉方舟來耶

報楊仁甫書

西郊之攜愴爲河梁景也車塵漸北心旌並馳數奉
手書忽忽如就見已又忽忽有長別之感雖明公以
待次爲安而居人常恐不得復借寇鄙念又百倍於
茲矣計後消息尚爾杳然頃聞東莞袁君業已視學
西粵此明公之前茅也令且有推轂明公者矣舟人
徃迎想當代竹馬如故事明公豈誠效河東守復至
耶至則爲居人賀而明公不免羈滯留不至則爲明公
賀而居人不免觖望要之無一不鞅鞅於私心也春
來僅與羽王一二醉羽王尋有淛沂之役徃矣舟人
峭帆迅發率爾報書

寄張羽王書

江口夜酌別意愴然鷁首纔分大風驟至比爲殘暑
所迫不復能視解纜其明日歸至北園則覆觴不能
舉掩卷不能讀知音既遠山水皆長物耳能無傷心
非人哉又數日則吳下二石工來爲我撤小山而新
之遂疏一渠遶山通滄浪水垂成僅與仁甫一飲即

醉中未嘗不念羽王爲之歔欷哽咽嗣得江行消息
最後得岳陽書併北園老翁詩讀之益知公奇節遠
懷可千古而不可一世象鼻山尋當與青城玄圃齊
名矣度此時息駕高坐無復風塵色即有所苦貧也
非病也世人將奈羽王何許亭拙藁千萬留意

復周思友少參書

海上負鞬爲驅從前導彼其時盖勗勷戎馬間戒心
動色無間一致款寄語令靜思之安危得失俱幻夢
耳何至令人失其故常乃爾耶罷歸數年與世睽絕
然得抱書洗藥以自適其真性而舊痾盡解則流言

之賜大矣毎念故人近在三百里內不能操几杖以
從之遊視一江爲異域悵然悵悵然

再報陳中丞書

比歲不登列郡祇黎且溝壑矣自明公下令發倉所
全活無慮萬衆乃今雨暘時若百穀既升殆十餘年
所屢覩仁人德意天亦應之如是哉國倫伏在田間
日與農人相慶弔惟明公奬其重農者而又察其病
農者而進退之是用天道也而天之應明公盖不啻
以三楚列郡矣

報元美書

自揚州牧還去書鄴遂不易得聞致一二遊客數字
幸出強應非足以通其心弟邇時居室苟完又以其
隙小治園花石具體庶幾吳中人所謂盆景聊以逸
其餘日非敢望弇州山也足下修持既堅屏廢一切
穠郁之好聞之竊爲心快乃賢仲又屣弃一官而還
與足下相朝夕老焉想當增快數倍弟恨不聞道而
亦恥不與黨人至欲往謁老師之墓造足下之庭則
蔘森不忘老死不倍幸足下待之春來病目苦以筆
研爲人役然誦詩讀書雖衰憊不能一日曠也小集
粗有次第俟面質而後錄行獨念子與諸稿經弟更
定者甚多而靑蘿館前集大少續集纂自汪生手傳
者未必盡佳佳者多在所遺今更定舊本在汪郭二
生所匿不復出嗟乎子與生厄於悍妻死又爲兩生
所厄可爲大痛有如于鱗詩刪託之匪人徒爲識者
姍笑足下其亟爲一正之

復張司務書

十三年前辱兄顧我京邸而申以抱璞之識示以戶
居之儀弟雖不能了然于茲然知有道之言與動必
有旨矣闊焉滋久想益有淵詣乃今來教亦復云然
殊不省所謂夫信今傳後非止詞家事卽有道者未

必人人當之弟何敢冒焉居也至謂不失時卽能匡時有以貽後卽可傳於後則其理一也兄猶岐爲兩致豈理可二乎面承無由聊此相答

與何仁仲公子書

向附王司理數行想當徹覽久矣執事有訪戴之輿奈嘉樹園不及弇山何端居寡營感時思友傷白雪之鮮和睹晨星之易稀卽魚鳥娛人卉石佐酒然可以託迹而不足以怡神此伯牙絕弦郢人捐斤所以爲千古長慨執事蓋有志焉而能忘情於斯乎

報袁履善書

比入大梁卽聞足下有宛之難久之始得爲華亭入業已稱幸然意悲不自勝矣曁不佞被放得爲下雉人閒中思故人屈指如晨星念欲東遊取次晤言卒卒爲家累至不能裹糧輿屨發而輒止者數歲然從諸遊客聞足下起居無恙慰心不淺矣頃得廖生俞生先後致手書且奉假山諸作使容膝之地得藉寵靈爲名園何厚幸哉俞生還先此道謝併以二詩書惡扇寄意其一在大梁時作也幸賜裁教

答李別駕書

鄙人去高州十二年憶與諸子周旋雍容至蠻兵壓

境而不亂島寇犯城而不危庶幾陳蔡之從也豈一夢寐忘哉今鄙人削籍仕途且老竟不得與諸子一再遇三年前姚吉士自京師緘一書來喜如復見今又得執事書且聞海州佳譽其爲喜又倍之矣何至分俸相恤腆厚甚耶惟是執事負美才承家學雖爲制科所遺業已儼然佐大郡且當　朝廷用士破拘攣時舉察賢能定當升右職即制科何加焉幸益强飯自愛需之耳所示生祠碑鄙人深愧不德無以當士風之厚且聞姚巳下世悲感何可言

報王僉憲書

往歲使者行郡鄙人一望前茅心目如浣顧從者傳檄飛渡息不停晷至欲脩一芹之獻而不可得此豈獨鄙人有私歉即父老子弟具謂不能須臾留君侯一振州里之玩愒而使瘠者遽起墊者立安也春來淫雨病麥菜色盈野想不待察眉而知之鄙人竊爲桑梓過計春潦夏必旱兩災相仍盜起且如蝟曲突徙薪必有長畫豈有陳於君侯之前者乎容當造滕以請願君侯之留意也

報李孟誠憲副書

往在海上以軍旅之事受質明公明公未見而才之

既見而信任之已又舉三城之完以功國倫而獨引電白之不守以自咎此豈惟國倫所不敢承卽史冊所稱探聖賢之微弘將相之業者未必可望明公萬分一也蓋明公心誠任天下事故心誠愛天下才雖不肖如國倫亦在所收有如儋之神師賤卒嬰之上客須虜人未易測也國倫蓋亦心結之入以語兄弟妻子出以告公卿大夫莫不慨然以爲古道復見方圖所以報明公而爲明公用迺明公業已拂衣去而國倫亦坐飛語免官矣山中一無所營但不敢廢學然恨不能翼而日侍明公前也

答費文學書

當代相門累世家學文武衣冠之盛未有尚於君家者僕自薄遊所遇如太平守太僕丞司空郎及平虜將軍皆未嘗以僕爲不肖而託交焉最後則臨武順德兩公傾蓋如故退而自幸一別若不相聞豈知猶有賢後如執事卽以臨武爲是父順德爲難兄乎且生平無面談之偶一旦有千里之悶遇我殊異感君何言顧詩文薄技畫脂鏤冰不足以承高雅惟是同聲相應藉爲忘年之交重耳佳篇盈牘語語唐音僕不能復有所贊聊草一詩答貺幸裁教之

答袁黃巖書

都下一握即附心知且以雅道相命固恨相見晚耳黃巖仙吏天將以名山奉之人地相傑大自奇事别後尚謂聞教有期迺僕徼福流言削迹世路自分空谷老矣故人高義在遠益敦題書分俸儼然自數千里外來意何殷也短牘佳篇居然大雅而猶折節下問豈不謂空谷之人可與言乎顧鄙曲沉騷寂寞已久僕欲以中庸之才一振之恐非其任奈何僞蕩之遊積念已十餘載向爲軒冕所束今復爲婚嫁見羈過此即有登臨之緣不遇仙吏亦當取嗤山靈可勝悵憶

報李本寧書

早春西遊往反貴邑之境上迺獨不得一抱足下臂而有謁豈誠愛百餘里之勞甘爲行路人耶心之精微盖難言矣歸而自悔即不爲行路人是亦鄉人已耳足下能盡恕乎初夏聞有郎水之警良爲行隄者病知足下卜居邑城想當無恙偶葉山人過敬附數行

奉復許相公書

比聞閣下入政府天下士氣人心歙然欣忭盖休養

和平之福可延頸待也幸甚快甚鄉茂承以三稿上掌故自媿蕪拙者數年乃閤下拜相初辰又遇天子臨軒策士冠蓋雲集機務方殷而猶遠念蓬蒿儼然辱之書而過獎借之玆姬聖吐握之風千古再見非衰朽所宜蒙也奉以藏諸家廟令子孫世諷誦焉與璽書竝珍矣茂承再北謹再拜附報音僕竊不自量欲以平生諸稿介茂承乞序於掌故夫桂櫝繡鞶見者稱艷而不必其中之盡美也過望如是閤下豈有意寵靈之乎得擲數言榮於推轂數倍臨書不任祈懇

與王子振書

間者浪遊名山一遇執事不啻與名山竝奇矣執事夙悟博通負不世才比見德器宏厚絕泯英妙迹心竊賞之夫才難而善將其才尤難執事盖進於是異時樹聲藝林書伐盟府何以難執事哉竊附忘年之交坐進此道執事得無以爲耄也

復南海蘇生書

山洞高眠於世一無所羨獨恨故人離索知音寥寥耳偶廣濟人致書莫知所自乃南海公實惟敬之後復有瑰琦如蘇郎者何心賞神交萬里一室如此耶

細玩百篇冷然多古意計它日所就必出公實惟敬上也聞有剡溪之輿不惜顧我巖閣倘如所期此爲盟質

與孫兆孺書

田郎詩業已如命序之大意爲公不爲田也田詩中類多借稱人字如皇甫吏部輩皆先達士而元美中丞又其父兄所嘗受號者徑字而銜之於心亦大不安推之恐亦足以貫禍人且謂田郎狂如伯良伯舉皆自公從史也即唐人及李何諸名家亦有稱公與先生者今詩不及唐人與李何諸家而徒以稱謂過之何益幸明語田郎亟改爲望

答趙黃岡書

頃過黃辱公厚視不勝私感乃兩邑頌聲夾江盈耳鄂人以失公爲憂黃人以得公爲幸此可以覘公之大矣歸伏丘樊遂已踰秋序馳仰高義爲勞如何所不敢有咫尺之訊則丘樊之分以干人爲嫌也兩吏來叨承華牘字字通心知公不以衆人遇國倫也至以使君贈言見委大非所任卽使君先數日書至行期便在月初事迫矣語云疾行無善步況不佞又學步者耶重違尊命勉就一草負愧冒陳以俟繩削使

君好古文中率以古意望之故不敢作浮與語諸公得無以爲面謾乎謾則不佞之罪也

報侯欽之兵憲書

山澤遺黎瞻望旌節歲不再至已弗勝其嗷嗷一察眉可見也何論國倫屬在提命之末者乎江永可航室邇奚阻緣自野性一縱結束維艱遂不敢以竹冠荷衣走辱幸舍然自絕亦甚矣邇時抱病暑中都無所營但耳民間謠語竊謂明公秉法故平樹德尤厚造我郛鄂席之金湯轍迹所經膏雨更渥然猶有私望焉若曰奚爲後我也明公豈無意乎

復曾司空書

故人縣車曾未數日而弟即以浪遊之跡遘之會如夢中立談酣語又儼然在天上即欵洽三晝夜勝平原十日已多邇行時復辱劄所珍見餉綈袍踦僂情豈有已乎東行未旬日抵家頗爲高陽舊徒所困鉛槧都廢所委名園詩至今未就慙負何可言

與元美敬美書

憶僕嘉靖癸丑過吳郡時因敬美得交彭孔嘉已即託書先大夫誌銘又偕之遊虎丘分韻賦詩而別後聞孔嘉物故其子孫漸微計不能一脩舊義偶今年

漢陽劉生攜一兒男過我訊之則吳人也巳私訊之則孔嘉孫彭惟謙也云其父死後其兄惟訥以淫蕩破產稍分餘資脫身遊外家周訴氏巳周訴盡費其資逐之歸歸依庶母庶母私其所生不能衣食之遂爲其兄誘賣與劉生劉生毎束縛而奴辱之惟謙不能任僕閒而歎曰汝兄不仁哉因以原直贖其身幸劉生不敢恡擬明春自攜以付足下會從者東下便遂託之先攜以往幸足下哀憐而衣食之知足下昆仲與孔嘉交更深處情當更厚此兒必不至失所也懇懇

與方子及書

自子及橫離匪人遠作南荒客僕歎歎不能平者數年比來宦猶故矣齒得無少長乎幸且安積薪未有才美如子及而不大爲世用者新詩盈案久不得一誦竊復有私望焉

復黃孔昭山人書

暑中方困慓熾而執事偶過穆如清風至奉雅談移時則又泠泠白雪調也病息漸蘇從者遽去無可致鄙意迺猶有秋期之望竟復杳然謂何潯陽書到不次抵掌第奬借泰侈至以合古爲定論良非所敢當

耳聞從者南發無任悵然明春屬有虎丘胥雲之遊
計非數月不能返執事以其秋來敬聞命矣

甗甀洞藁卷之五十四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書一十四首

復王元美書

余自早春遊玄岳初度蓋在江漢舟中私計足下必有贈言可朝暮至也比歸山園寥寥數月雖一二遊客以足下手簡來又率止爲客容無一語及賤日以爲足下忘之矣歲暮小有先壟之役爲寒氣所侵病臥旬日忽從者來自弇山泝江二千里寵以佳文被之綺錦推枕拜賜不覺病之去體盡也六十無聞何

以當高義若此感激感激爲憶二十餘年擬拜先師之墓垂老未遂死不能作負心人幸且形神粗健從徃反玄岳試之尚能陵傲氷雪水狎風濤獻歲元夕後可即鼓棹而東仲春初旬定作弇山堂宿客伯玉肖甫何緣輻輳然弇山堂自不可少明卿一脫屣耳二絶句字字實境續五子詩其一雅有建安之風誦之不能去手謹録舊作諸子詩奉塵記室或足下有見有未見也園署諸作不能遽録第以北園三山二記應命大率平生所著業已編次成帙非久可盡攜以質於足下而後傳也

報王敬美書

鄙人自還山以來舊痾盡解偶今歲暮忽遘寒疾掩關伏枕業已旬餘不圖雨故人書來有如授我大丹立致起色二詩以賤日爲念骨肉至情溢於楮墨而重之文綺珍玩復何可當感謝感謝省會來音悲四子之凋謝幸鄙人之逮年至以斯文碩果屬之詞雖過實義極相關朝露晨星可爲流涕向子謂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夫死生猶是也豈向子未盡達乎且如足下徃歲誤聞予不諱安知今歲猶賀予生乎餘喘幸存尚當爲足下張設旗鼓

清塵除道以待抶轡長驅足下廼謂年貴於天下而又不知得年如鄙人否夫鄙人豈足稱年哉足下高才厚福天寔祚之無過慮也元兄學道已久病安從生至云餌七藥數月尤非所解豈其道可以郤老而不可以郤疾乎鄙人未嘗聞道故敢率爾問焉

復吳子彬左司馬書

幽谷病夫聞足音且喜況天上故人重緘累牘越數千里袐之乎叔世交情指不再屈銘之肝膈與此生俱矣往歲聞榮命私極快心蓋清明之朝正人柄用天下並蒙其福即幽谷皆陽春也何論雲泥哉年來野性日適貧賤都忘於世一無所羨乃者武當之役初停虎丘之枻已繫倘不即塡溝壑更當取次周五岳以送餘年故人好我將撫錄之方外交乎巖詠二律鏗然雅音謝教謝教張羽王粤西才子曩爲吏道結束今得放之瀧山遂其初志而所爲古文詞益自精宏乃知音良未偶也一辱明公折節遂爲士林增價此不獨羽王感矣握手無期西望於邑

復張羽王書

頃方編次拙集將攜之吳中就剞劂引領佳序不啻大旱之望雲霓屬且戒舟忽從司馬公緘中得之蓋

自天而下也披玩數過宏麗沈鬱大爲鄙人增價此
何以報之書成當先馳致足下耳讀灘山吟有如置
我清室而巖泉溪霧泱漭目前可知北園景光亦在
足下記憶中也司馬公故好文而交義更篤業巳爲
足下寓謝使去倉卒不盡言

報蕭太史書

徃來過二別不及一望門墻歸而自恨廼得劉生致
報書何奬與殷勤過也國倫自束髮綴學遊藝林至
老無一字可當述作回視楚先哲鬻子以下如倚相
丘明屈原宋玉輩不啻天淵其爲楚辱甚矣明公一
登鼎甲便主盟斯文壯哉志乎無論諸賢詞賦祖也
即鬻子爲文王師而其指具在徃籍蓋呂尚父之儔
非明公其誰一振其業乎劉生行因得草二詩扇頭
爲贈

復王行甫書

仲美以除夕還下雉相見亟稱公子之英敏而文氣
雲然驚人爲足下喜不能任僕東行業巳裹糧載圖
書于舟矣政候足下與鄒使君消息便可解纜使至
廼謂必旬日而後可發恐不能待即治行匆匆日醉
餞者家不能作一語贈使君姑留冊俟舟中圖之足

下須先期下宮口與僕俱東候使君于二孤間至望
至望

復吳國賢書

里有名賢如足下相去且步武而又時時以書通心
顧一晤之緣尚嗇無自面承大雅甚矣國倫之離索
哉劉使遠來辱以中丞公遺藁見命此國倫責也敢
不拜命尊公逸行已於諸公撰述槩見而心折之矣
久負初盟不任惶赧即日便當終此役而劉使苦不
能待計旬日後可付何生專致之幸諒弇山之會政
如所云元美別予長歌末句云縱令醉死亦不辭人
間此人寧再見情見乎辭矣冗次草草申復諸不宣

報勞君任中丞書

不佞向遊武夷見故志蕪穢爲甚屬其時有兵事且
賤有司避選事之名遂置不問今觀新志出明公手
編文簡事核犂然一家言蓋山靈有待而顯遂與五
岳俱重非偶然也舊遊四章偶在行笥錄呈覽教幸
一咲而擲之

報敬美書

廿三日謁子與墓不任悲愴遂病楊安入見弟所使
小僮泫然痛哭備言感足下兄弟深恩不然且不有

其後不有其家即不有其命也屬其親戚故人以弟至爲異事羣然以酒食相勞頗爲所困越宿即放舟逃矣元兄使者還附此道意

報元美書

艤棹閶門又八日候從者不至頗爲諸酒人所苦夜來得佳序讀之大自欣然忘其爲羇旅矣序中獎借殊過至以不佞當屈宋而謂三人可蔽全楚尤非所能乃又指騷賦爲弟愀事則何望之厚也弟亦嘗有數作居恒謂左太冲後無賦可傳而今人强備此體雖李何歷歷楊馬之糟粕故復羞澁不敢以示人而足下顧厚望之俟再思以復

報李于田書

舟中細閱佳篇種種精詣微有評騭不過强效其愚耳別公未十年猛進若此作者之庭豈其遠乎適抵秋浦遇門人趙司理敬託轉致併謝高情司理亦留意騷雅者幸不吝切磋

與陳道人書

細閱佳錄雅見冥悟愲鄙人未嘗學道不能遽贊一辭非止畏著也語云善易者不言爻象況不善易者乎必欲有言尚期數年再過盖數年以後執事進而

化鄙人思而通庶幾言相成也如何如何

報黃鳴皐憲副書

臥龍復起霖雨可需茲士林所共欽而世道賴以鼎重也況執珪仕楚而楚人得之乎第襄鄂阻千里外無緣縮地一接故歡則有引領悵悵耳又計法從初停使臣軺至境上之役數月未寧此皆下執事意外之勞而所爲驚心扼腕之狀又可想矣回視鄙人去歲遊玄岳時景象得無稍異乎病起有懷屬方生西行便敢布區區

與周少府書

黔中故人執在三之義如吾子者厚矣況脂膏不及自潤而欲分甘老友此一念不可當矣猶忍有過望乎仕楚三年孤蹤如寄茲幸一擢佐大邑其才稍得自見駸駸嚮用有階竊爲心喜但從長吏後而又附在會城觀望趨承益須加慎高明以爲何如

四六二十三首

賀冊立

中宮表

伏以

帝德光天萬寓戴神靈之統

母儀配地六宮啓風化之源典禮議自　宸衷懽忻
騰于溥海恭惟
皇帝陛下德兼明聖運撫平成當正位凝命之初采
理陰從陽之義謂大人之學教國必先教家自邃古
以來治內斯能治外　恩隆齊體彝章肇舉於星軒
禮重匹麻徽號昭宣於雲漢螭蟠玉璽聯九御以肅
宮闈鳳翼金根奠二儀以承
郊廟正始之風既播　刑于之化斯臻臣某　等寀服
外藩心懸北極覩絲綸而胥慶馳舞蹈以無從伏願
日月同輝淸寧竝運　仁孚麟趾家祚與　國祚齊昌
瑞集虹樞
帝心與人心協應

賀冊立
中宮箋

伏以
天生聖德御六合以體元
國有母儀參三才而正位化行宮壼懽洽寰區恭惟
皇后殿下靜一凝休仁恭協
帝屏符雙雀鳳諧寤寐之求　輦從六龍竝應　神
人之主光生蘭殿祥雲護玉璽以當天禮正椒房

淑德贊金闈而配地陰儀肇建巳瞻渭涘之興周內
訓章明貞卜塗山之翼夏伏願居循阿保動中珮環
修分絲獻繭之儀固邦基於有永啓繞電流虹之瑞
綿歷數於無疆

謝賜彩段白金表代作

伏念臣頃以庸流叨分藩牧司存會計政愧旬宣偶
緣反側之夷擾我邊鄙爰整膺懲之旅奠此西疆雖
戎器夙除矢石未嘗親冐而糗糧粗備轉輸豈足言
勞將吏協心自
天威之一振兇殘授首出廟筭之萬全欣逢三捷奏

聞遠邁七旬來格詎意蕩平之後旋頒優渥之恩臣
愚無補於分毫
帝賚不遺其尺寸禹金三品光分內帑之珍虞服五
章彩炫尚方之襲榮同賜璧溫踰解衣臣敢不益礪
素衷仰酬鈞造伏願乾坤寧謐中外乂安九牧貢金
永固平成之業萬邦執帛茂延富庶之庥

送胡方伯赴陝西啓

天王眷西土周咨歷試之賢岳牧翊中朝特重旬宣
之命司存藩屏奠華嶽以固金城力寄股肱挽河源
而清玉塞布省方之駿惠勛非衡石可程操經國之

鴻猷慮豈智囊攸測惟玆弼由
帝賚適符名世之期乃爾簡自宸衷益肅在公之義五熊開道鏡中攬秦地山川雙隼拂雲袖上羃漢家民物甘雨以時爲澤德星所至增輝恭惟大方伯鳴和胡先生汾陽異產安定名家丰神煥彩於九苞文藻探奇於五緯斲輪悟道澄心洙泗之源迎刃應時奮跡唐虞之際南宮賜第東觀蜚聲珥白筆於殿中蚤奪三狐之魄鞭青驄於海上更存一鸞之風尋以驟歷懋勲累遷觀察總憲按蔞菲之墨吏威名震布於兩河洗桎梏之寃民生氣昭蘇於列郡寛嚴竝濟殊稱青史社稷臣才豈兼弘不負蒼生公輔望頌聲滋赫譽命載新握分陝之符儀章異等擁入關之傳徒御騰歡謝棘省以西馳轍臥梁園父老登薇垣而北顧天懸魏闕星辰體國足民羌壘一夫無菜色承流宣化義輪萬里見葵心平生海內儒宗此去關西夫子伏願經綸益究寵遇薦膺
皇靈鬯而功載鼎彝人瑞昭而榮生劒履爰采謳歌之意式敷餞送之詞

上御史大夫王公啓

恭惟明公閣下　兩朝耆德六服具瞻作

帝股肱司天喉舌霜清握紀曜炳敷文臺端輔法之
臣矢心效其正笏海内蘊奇之士延頸願爲執鞭比
遠吏入　朝之年正明公開閤之日伏蒙憐其落魄
遇以改容侍坐論文旣慰斗山之仰憐才借譽尤存
吐握之風脫越石於羈絏難稱遇合識公沙於杵臼
豈藉游揚恩踰九遷價增一顧使嚼核翻然見品而
死灰尙令復然徼幸於天負媿何地竊自惟念無可
受知操孤尙以依人早離投璧之忌網羣疑而涉世
莫辯償金之心三黜竊比於展禽一言虛召乎季布
枉尺旣非所欲惜分敢以爲勞蹻足羊腸未問鄧程
遐邇全身虎尾不知機　事安危晩厠門墻旋披雲霧
但剖符旣遠側牘難頻登望海之樓以望京曰輿扶
桑竝峙閉思過之閤以思舊身係叢棘爲鄰且通籍
二十年徒飮前魚之泣投荒八千里又題窮鳥之悲
況鱷焰呑城狼烽蔽野死守可效生還無期敢謂鳴
其不平竊欲伸於知巳

謝　鄭王啓

恭惟殿下悃愊翊國恭儉儀家德表九宗文輝四曜
雖河間之樂善未足齊賢豈鄴下之摛辭遂能媲美
乃猶虛懷嗜學不惜降體延賢切磋兼勵於武公鞠

阻備嘗於重耳誕膺光復彌劭清脩頌溢兩河安同
四岳國倫偶以巡行之役叨承吐握之風慚授簡之
非才憾曳裾之尚晩何期厚遇不異窮交設醴既顯
緘書至再中岳之靈孔邇南皮之感滋深河水盈盈
私心戀戀茲遣一陽來復懸知百福是遒無自稱觴
徒懷獻襪顧勤命使遠錫珍儀瓶膏味吉於瓊蘇篚
幣文工於火藻啗之掊腸頓澤服之弱體加溫且覽
心法而企慕前脩奉手書而顧瞻名教寵靈踰分循
省何脩對使登嘉不勝銘刻謹附啓謝

上鄭王啓

昔遊王屋遂望宮墻召宴留歡陳詩應敎被茲恩禮
感在腹心方深犬馬之私已謝牛羊之託拂衣以往
曳履無期言念高懷兼欽大雅雖與漁樵混迹尚能
金石同盟臨湘水以寄悰涓涓不竭指嶽雲而獻壽
冉冉無疆倘辱嗣音可勝延佇僕臨啓無任馳戀

上張相國啓

恭惟閣下佐命調元胥均萬寓攄忠負扆續冠三
朝豈惟衡洞之靈光輝甲甫寔應文明之運伯仲伊
周蓋自秉軸以來及夫代言所至上新主德下燭官
邪巖穴殆無遺賢要荒已多重譯此旋乾轉坤之學

靜運而不居由今復古之心潛乎而鮮迹有非尋常所易測閭巷所及謐者國倫久藉末光粗知嚮往唏茲交泰之會益切臚觀之私且竊祿二十年餘巳落而復振投身七千里外分遠而心親雖推轂之恩施於不報而求響之感矢在不忘且六載無書非敢恝然自絕一言干進即恐負其所知今茲旋解戎衣叨司學政秖當勉竭駑鈍仰報鴻私至於吐握之懷所欲下問管蠡之見所欲昌陳則未敢遽及也

回羅中丞啓

三恭寄劉仰見虛懷縞紵之誼彌敦堂廉之分盡略恩同加膝感切銘心迺下問慶勤似不知其愚昧而末籌未效非敢負於高明緣司祝代庖恐離越樽之誚而工師委斲猶虞傷手之艱況明公先機鏡覽遇事刃迎諸夷盡在目中羣策俱存肘後蓋大方之龍燭而偏國之牛刀也本道欲輸獻納之忱知鮮謀謨之助意者面陳可否庶幾言切事情雖附耳之意難明而屬垣之嫌可杜故退而脩職不敢有所恃而愛勞進而受成不敢有所私而藏辯識誠迂矣分亦宜然顧芻蕘之益甚微而吐握之求未巳猥蒙峻責益用屏營謹啓謝教

賀總戎方公加陞兵部尚書啓

恭惟門下荆楚奇珍　廟堂重器才兼將相望肅華

夷鎻鑰北門屢奏無前之捷金湯右地彌伸不戰之

威旃裘交臂以乞降鞮譯㦸塗而輸款息烽煙於沙

漠疇窺元老壯猷錯織輔于泰山益廣　聖朝文德

露布馳而歡生扆陛綸音播而功被旂常匪茲三錫

之榮曷表萬全之晝由蘭臺而陟樞府八座嵴崇拔

賜錦而臨轅門九邊輝㬇象天喉舌鳩司之綂紀攸

專作

帝股肱麟閣之丹青何㶊行且入參帷幄夾輔機衡

扶二曜以常明戢五兵而不用勳勞藏之盟府文武

憲于萬邦社稷靈長寔承昭貺蓬麻桑梓敢藉末光

敬介書郵薄言展賀

賀同年沈中丞擢大理卿啓　時在大梁

恭惟年丈命世文儒挺孤標於嵩雒匡時碩彦振偉

績於旂常敭歷滋深聲施載烈澤霑江海威懾華夷

操白簡以部畠嘘屹若三門底柱摛雕戈而清鴈塞

巖然千里金城文武足憲乎萬邦勳猷見推於四嶽

帝心簡在台望彌隆　詔自蘭臺晉端棘寺肅　殿

中之直班並六卿持天下之平司兼五教昔皐陶寔

始作士相業光昭於虞廷曁長孺能無寃民頌聲流
布於漢冊卽象刑之倚重占公輔之薦登朝著增輝
生靈嘉賴國倫夙緣天幸叨附制科偶厠同門尤爲
異遇甫切步趨之願優承眄睞之私豈謂岐路解攜
懸心數千餘里遂爾星霜易候屈指二十六年夢寐
爲勞殷勤何自頃執大梁之役咫尺仙廬擬從伊闕
之遊瞻依景範乃畏塗踽踽尚無班荆道故之期且
塵鞅蹉跎徒有折柳懷人之感但數月兩聞榮命喜
倍恒情而　三朝再覲宸居亨符泰運豈以雲泥之
隔能忘縞紵之交爰屬蕪辭敬修薄賀伏望披揚赤
素炳耀丹青上結　主知翌宣盛美密調　元化坐
致雍熙爲一代之具瞻慰八方之共仰

賀中丞陳公擢兵部侍郎留鎭三楚啓

恭惟三山靈淑特鍾命世之才一代文儒素負立朝
之望淸風播在仕國大雅振諸詞林首八彥以巡行
所至見稱眞御史懷孤忠而獻納因之被遇大聖人
纖伺衡文風教聿新於章甫寖園剬牘直聲震懾乎
貂璫爰階九列以翱翔遂竝兩闈而出入蘭臺石室
内綜金匱祕書白筆絳騶外領赤墀章奏部廌門而
疆埸立靖讋龍塞而鎖鑰彌堅荆楚移營未踰年而

家弦戶頌西陽飛檄甫一舉而電掣星流臨戎有輕
裘緩帶之風鎮靜得休馬弢弓之體毳旃褫魄旋交
臂以乞降鞮譯載塗晋獻琛而輸款息烽煙於槃瓠
而文德載脩錯襄郢於苞桑而歡聲普暢北道新馳
露布南人盡識天威戎衣甫釋於轅門美錦忽須於
珍笥由柏臺而陟樞府八座增榮握金印以安
帝鄉三苗永格蓋　朝廷方以諸艱試虞相故父老
得以一日借寇君數非偶然恩從特出行且象天喉
舌入參帷幄之謨作
帝股肱用贊機衡之政翊文昌而協德除武庫以藏
兵　社稷靈長寔承休貺山林喘息竝戴末光

端午節三道請劉侍御啓　時行部陳州

恭惟朱明啓候二麥既登繡斧觀風三辰竝麗矧值
天中之令節適臨太昊之遺墟睠結艾而省民安采
靈著而占歲順國倫等叨從法駕竊聽弦歌歡倍閭
閻色增河嶽敢迎台節暫憩古臺聊脩鶩黍之供非
擬鶯花之玩倘蒙俞允無任寵榮

元日三道會請劉侍御啓　時行部陳州

伏蒙台節載駕宛丘三雲占年巳順孟陬之紀五雲
獻歲適符太皡之靈瑞啓著叢草木含榮於上日陽

生黍律山川增耀於中州國倫等竊幸元辰叨依法
象家懸神木知百福之從新戶薦辛盤暢四時之協
度敢陳樹柏用效芹葵恭俟俯臨不勝延佇

歲除答各道寅丈見惠節儀啓　時行部許州

恭惟門下海嶽巨靈廟堂重器經文緯武貫古綜今
建節天中坐見五都弦誦分猷洛下居然萬里金湯
國倫猥厠末僚夙欽明德屬當除歲感萍跡之難齊
卽且探春悵柏樽之未偶豈期高義先恤下私節物
頒來珍重五辛之助華緘啓玩輝騰三朔之祥祗含
愧以登嘉聊披忱而寓謝伏願道從陽泰福與時臻
叅膺鈞軸之司懋建規調之績

陳州端陽候開府啓

伏惟天祚公家篤生名碩
帝懷中土申命撫綏絳騶至而四塞塵清朱鷺揚而
三川沸息恩威交鬯吏士騰歡職等猥備末員仰叨
洪庇方以負韃爲幸猶慚借箸無能頃緣職事驅馳
遂致趨承曠缺自春徂夏斗筲之役未停越宋入陳
台鼎之儀漸遠瞻依莫遂媿悚爲勞今茲鶉首之期
適屆天中之節五兵用辟多福駢臻結艾懸蒲均愜
太平之願紉蘭沐蕙敢忘明德之遺

許州除夕會請察院啓

伏以陽回黍律洪鈞默應於貞元境接芝圖淑氣遙凝於潁洛恭惟臺下代天巡狩與物同春停軒五鳳之墟德輝均覽問俗八龍之里風裁獨持節屆迎年民歌樂歲二室吐明霞而獻瑞萬家塗仙木以從新國倫等猥以末僚叨從法駕睠百靈之效職占三朔之爲祥爰潔辛盤介兹景福秉太史書雲之候慰農人享臘之私伏俟俞從不勝祈仰

元旦賀開府啓

恭惟臺下澤渥三川勳崇四嶽獻績方新於鼎命迎

年適協乎泰階神燕納新絳騶多福爰紀五雲之瑞旋增八座之輝國倫等竊在下僚叨承休庇偶執巡行之役遂愆拜舞之期竊祿知恩捧椒觴而祝頌違顏思懼瞻柏府以趦趄伏願譽命薦升皇衷簡在用廣經綸之緒允符天地之交

答灌甫宗正送節啓

伏以玉衡宵燦家迎三朔之祥金柱曉旋運協六符之泰淑氣延於嵩洛陽春布自闕廷恭惟執事德毓天中才傾鄴下貯六經於腹笥澄萬境於心源表正七宗贊堯仁之親睦光揚十廟覃周敬之儀刑振振

麟趾同風翼翼燕謀婉美扃 茲元序茂集洪麻縞紵
投交叨晏嬰之久敬韋弦交儆負文舉之忘年幸逐
萍蹤再沾蘭臭惜流光之易逝慶佳會以無從節物
須來珍重五辛之助緘書啓 覗輝騰二室之奇祗含
愧以登嘉聊抒忱而寓謝伏 祈涵照無任屏營

公請鄒大祭啓 時徐司空已葬應得諭祭未行故有此請

恭諗明公學綜今古才豫經 綸勛歷四方風猷茂振
甸宣三楚惠澤旁流竊聞父 老謳歌用卜 朝廷倚
重況忝衣冠之後久承鞭弭 之榮頌義方殷望塵彌
切茲有所請匪曰私干典國 僻在東隅人才偉方下
里惟是司空徐氏仕爲
先帝舊臣班副六卿家鮮中人之產晚離衆口退崇
高尚之風屢被薦書人情猶豔其推轂自甘初服機
事寖息於懸輿生等雖共鄉閭不敢過爲褒美頃年
下世聞者茹哀
今上錄其遺勞覃加卹典有司營其宅兆責自
天恩乃少牢之賜已須九原何幸而遺諭之文雖布
三載未沾敬代諸孤略陳初悃敢勞法駕特賁荒丘
使 朝廷之德意不虛卽草野之幽靈少慰式閭封
墓古道斯存旌往勸來士風攸賴

報呂誠齋啓

名家世德江漢同清淑艾端居琅琊比重豈期寒陋誤辱寵靈甫申媒妁之言遽允宗祧之託合由天作感自心藏典禮方稽蓍龜並協敢擬新秋三日恭脩不腆問名是用先期特干典謁

候呂相國啓

恭諗相公閣下以斷斷休休之度佐巍巍蕩蕩之朝經綸已邁前人進退尤關世教寵方隆而戒滿年未至而辭榮十疏陳情九重歛色　詔賜安車就第甫申休沐之期風高解組出都旋被徵還之命上方傳錫匪三驥之足稱中使慰勞儼六龍之親幸光延楚粵道重章疏縣輿暫息里門侯駕再趨帷幄況綠野之堂新闢而赤松之志少酬父老望塵山川增價伊予小子竊在下風偶同洪景之解官適值召公之請老香山虛社栗里流歡敬迓前旌希垂末鑒

延津請餞劉察院啓

恭惟先生大人攬轡中原河嶽清寧載見旋車北道旄倪攀望無從廵行報自蘭臺采納藏諸祕室清塵日遠法從天高國倫等久親台斗之儀側奉經綸之緒情滋眷戀遇匪尋常敢戒郊郵薄言祖餞伏望旌

麾少駐不惟樽俎流輝

奏記三首

奏記督府

竊聞古之論治者曰功不倍不改器利不百不易法重更張也然有腹心之害坐視之則一日不能安起而更張之則利百而功倍又何可避喜事之名而失時袛禍莫之捄乎本府所部信宜縣萬山聯絡各水徭獞名雖受號其實世逆不悛不惟豕突為殃抑且蠶食無厭占糧一千四百餘石貽害一百三十餘年編民賠賦不休官司處分如戲以致父老轉徙無所控告請兵勦賊輙以動搖為慮創議芻糧又謂正供難減因循積蠹以至於今民反以通徭為生官率以苟安為幸制命之權寖削負固之勢益恣愚者既不能謀智士又多引避然則一邑之生靈可委為秦越一郡之手足可任其痿痺耶況茂名電白諸縣徭人聲勢相倚效尤竊發禍亂益不可支此未必非全省厲階也本職受事以來諮訪籌度頗得其槪幸今大勦山巢諸路兵集徭人一時畏威未動然而大兵深入賊首竟逋明係各徭受其賄賂金錢轉相藏匿意待兵撤即與合勢橫行此本職所以食不下咽非止

爲一郡一縣慮也竊計此輩雖有萬衆分處勢散頗
畏官兵更畏狼兵爲地方害者不過撫勦二端然必
兵力足勦而後可以言撫若兵力不足徒虞其動搖
而撫之是彼此相欺卒至上下相誤除該縣六豪白
石匿賊巨惡雷福曉雷有方梁文富梁廷鸞已經本
府計禽禁錮檄行諸猺令其捕獻渠魁黃朝泰等贖
罪外其餘猶有不可盡捕及縣官不敢盡言者語云
不一勞不永逸請乞軫念十分困急早賜拯救調發
狼兵五千號一萬檄名將一員領赴本府足以發兵
五百鄉狼等兵五千以夾攻黎汝誠黃朝泰爲名但
有藏匿接濟者全巢誅之能綁獻首禍者赦之其占
耕信宜粮田者即移兵恢復之願退田者撫之所復
諸猺田土悉准與狼兵耕種免其租稅三年以示恩
信仍乞
題請照依廣西田州等地方設立土官總
管所屬各州縣狼目則猺以狼制狼以土官制釁端
永絶法紀昭明粮額如初民困立解不朞月之間而
百年之安可圖也失此不圖恐兵不易集且誅之無
名又未免以動搖爲虞坐待極敝而莫知所措矣本
職痌瘝切身不自知其計之過伏候財察咨行之

奏記御史臺

竊念嶺西地方久困劇寇請兵借餉缺望數年自明
臺軫念瘡痍一體援救允增兵餉督責將官士氣因
之奮揚人心益用鼓舞下蠱之捷適在陳叅抵任之
初羅叅戴罪之後功有所自天寔相之此後賊遂失
勢分踪東奔西潰又爲颶風摧折羽翼日孤計今不
滿千人逸出海南聞海南業已有備且行晏遊擊躡
追其後似可一舉而殄不復厪殷憂也鴉髻山賊近
又分巢牛轀龍窖二山險不可入日內已趣陳叅與
本府兵竝進鵰勦賊聞下蠱之戰頗畏官兵八月以
來大半遁回陽春深山矣此偵諸被擄之口良非虛
傳且本職分當匍匐赴臺爲闔郡父老　謝援衂之
恩顧又惟大難新解餘孽未銷長吏出境兵將士必且
懈心恐生它虞取罪益重特陳耿耿差官馳報伏惟
慈諒無任懇切

奏記雷廉兵巡道

屢奉鈞諭極爲疆圉留神海上諸酋業已分踪自潰
一二餘孽窮無所歸薄掠小村望兵而靡稍行清野
之法彼坐困矣此事之在高者皆威靈所暨也至於
雷廉之境晏然按堵如今日則數年所未覩聞寨船
稍有損折不知傷人乎輔車之義安危相倚蓋日夜

不能置於懷矣頃承委以佳稿序文極願執筆但書
成於彼而序屬於此迹少相形古老俠上尚不欲從
他郡邑奪人賢豪權職亦有取焉伏乞俯亮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